

温柔末世

[美] 威尔·麦金托什(Will McIntosh) 著

耿辉 译

Soft
Apocalypse
Will
McIntosh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温柔末世

[美] 威尔·麦金托什(Will McIntosh) 著

耿辉 译

Soft
Apocalypse
Will
McIntosh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Soft Apocalypse © 2011 by Will McIntosh
This edition of Soft Apocalypse © 2011 by Night Shade Books
Cover art by Nonie Nelson
Cover design by Rebecca Silvers
Interior layout and design by Ross E. Lockhart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023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末世/(美)威尔·麦金托什(Will McIntosh)著;耿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Soft Apocalypse

ISBN 978-7-302-45443-4

I. ①温… II. ①威… ②耿…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4503号

责任编辑:胡洪涛
封面设计:中文天地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8.625 字 数:209千字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产品编号:066401-01

目 录

第一章：流浪生活 / 001

第二章：美术展览 / 035

第三章：摇滚明星 / 057

第四章：达达分子 / 091

第五章：温柔末世 / 120

第六章：街头英雄 / 139

第七章：奏鸣片段 / 166

第八章：偷猪之贼 / 201

第九章：持枪匪徒 / 218

第十章：新城雅典 / 252





第一章

流浪生活

2023 年春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蹚着齐膝深的野草，迎面经过一群墨西哥人。也有可能是厄瓜多尔或波多黎各人，我分辨不出。他们大约有二十几个，情形十分糟糕。一个女人昏迷不醒，由两个男人抬着，一名儿童看上去得了流感。

代表大家说话的是一名棕色皮肤的小个子，他有着孤儿一般的双眼，“请行行好，有钱或吃的吗？”

“抱歉。”我摊开手心说，“我什么都没有。”^①

对方耷拉着脑袋点点头。

柯林和我在沉默中继续前行，心情却糟糕得无以复加。如果我们有多余的，就会施舍他们一些。

假如你不是饿得要死，不过一个月后也不好说，那么拒绝把食物送给那些马上就要饿死的人是不对吗？底线是什么？你要穷困成什么样才可以眼睁睁看别人饿死而不觉得自私？

^① 此处对话为西班牙语。

“真难以置信。”柯林说。我们正在穿过冒着蒸汽的空旷停车场，走向保龄球馆。

“什么？”

“我们一贫如洗、无家可归。”

“可不是嘛。”

“我是说，我们可都是大学毕业。”他说。

“没错。”我说。

保龄球馆旁边有一块年久失修的迷你高尔夫场地，上面野草丛生，好几处人工草皮已经彻底烂掉。风车只剩下一张叶片，我们远望球场足有一分钟时间（因为我们俩以前都是迷你高尔夫爱好者），然后继续朝球馆大门走去。

“你知道我愿意付钱看点儿什么吗？”柯林说。

“知道。”我说。柯林没理会我，继续自言自语。

“我会花钱看一场水平差劲的高尔夫巡回赛，百万奖金那种。欣赏高尔夫比赛的最大乐趣在于看着选手们在压力之下把草皮打得比球还远。”

“那还真是值得一看。”说着我绕过某种小型动物已经腐败的尸体，“话又说回来，我们可不是无家可归，我们过的是流浪生活。别再用错标签了。”

“哦，可不是嘛，我怎么没想起来？”从小学起，柯林就是个讽刺大师。他先走到门口，拉开之后，摆手让我进去。

虽然我小时候参加过不少保龄球联赛，可让我吃惊的是，球瓶的撞击声居然没有勾起我一丝往昔的回忆。也许是因为这里缺少照明，仅有的灯光来自于门窗之外。

离门最近的球道上，有个胡子浓密的家伙弯腰投球，没有打中剩下的分瓶，然后只好走进黑暗的球道尽头，手动把球瓶重新摆好。

有希望，如果他们没法自动摆瓶，这说明他们非常需要电能。几台大小形状各异的风扇像航模一样嗡嗡作响，似乎发电机的负载只有它们。

柯林突然停下来，“电池在吗？但愿你带了，因为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从口袋里掏出蓄电池，把它举到柯林面前。

“这我就放心了。”柯林说，“我可不希望一路走回去取。我们办完这事赶紧走。”

手机发出丁零声，提醒我有短信。我急忙掏出手机，却努力表现得没那么急迫，而手机必须得对着窗户才能看清。

想你，短信里说。

也想你。爱你。我回复。

索菲娅和我说着肉麻老套的情话。可是不知为什么，别人口中让我感到别扭的话由我说出的时候似乎激昂有力。爱死你了，整天都在想你，我愿意为你而死。这是纯粹的诗歌。

“你真是陷进去了。”柯林说。他浑身冒汗，衬衫从颈部一直湿到肚子。

“我明白，这没什么意义。可我就是难以自拔。”

“你吃的苦头还不够。一旦你受够了，自然就会离开她。”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柯林哧哧笑了起来。

我也爱你。我拿开手机，这需要一点毅力。我能想象索菲娅坐在单位的办公桌前，盯着手机，等待着铃声响起。我的是丁零声，她的是气泡声。其实，这两部电话都是她的，由她来付账单。

这不是普通意义的婚外情，她特别地投入，我希望自己也是一样，可她从不主动告诉我，所以我也无从确认。也许不那么投入的话，可以让自己被完全投入的人包围，所以你自己投入到什么程度也就

无法得知了。

“说完没有？”柯林问，“我们能干点正事儿了吗？”我跟随柯林来到前台，头发灰白的女人正在往柜台里摆放的红色和蓝色鞋子喷洒消毒剂。

“打扰一下，你们有兴趣用水或者食物交换能量吗？”柯林举着蓄电池说。女人继续喷洒。

“能说话吗？”柯林提高了声音，可她看都没看。

两名球手把他们的计分卡放在柜台上，女人直接走过去为他们结账。

“打扰一下。”女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可她还是继续弄那些发臭的鞋。

“嘿！”我说。还是没有反应。我环顾球场，看是否有人在围观。正进行双对约会的4个人遇上我的目光之后看向了别处。其中一个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笑了起来。

“没眼力见儿吗？”有人在球场的远端喊道。

我的心突突直跳，“知道吗，还有8个人指望我俩呢。他们水米未进，就要饿死了。我们只是做交易不要饭。”

前台女人又喷了几双鞋。

“算了吧，嘉士伯。我们走。”柯林说。

我的电话又响起来。我们转身要走，可我却停下来再次面对前台的女人。

“去你妈的，丑老太婆。”我说。她摇着头笑起来，可是并没有看我。

踩着粘满口香糖的地毯走向门口感觉特别漫长，我突然非常不安地感到几乎没法行走——好像两条腿不一样长，两只手没处放。

“该死的流浪族！”大门关上的时候有人吼道。

外面，一个人骑着山地车赶过来，用一只脚踩着满是烟蒂的人行道，然后把保龄球袋从肩上甩下来。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我的电话响起铃声。

“看短信吧。”柯林说，“我不介意。”

短信写着：“你在做什么？”

我给索菲娅打电话，告诉她刚刚的经历。她为我哭泣，告诉我她非常非常爱我，不会再让我经受这些，夸我是个在逆境中奋斗的有为青年。我初次见她的时候，她正在萨凡纳市的河边给非法移民的孩子分发圣诞礼物，我则在那里协调给孩子们注射肺结核疫苗的事情，不过我有报酬。

不管什么时候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的第一个念头都是给索菲娅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工作和丈夫之外，她没有更多闲暇的时间留给我。

如果你打算跟你不爱的人携手走向未来，你该如何看待以后呢？这个问题令我头疼不已。虽然索菲娅爱我而不爱她丈夫，可是他们不会分开（因为她丈夫是个好人，还会因为她离开而崩溃），这令我无比沮丧，即使我们如此心有灵犀，我还是会感到难受。

这一连串的想法我曾反复考虑过无数次，至今都挥之不去，它们让我的内心受到创伤。真该死。

我俩翻过一片高地，看见我们社群其他的人在生出杂草的主干道上无所事事地避暑。吉姆把所有6台小风车都投入工作，愿上帝保佑他。这家伙年近60，比其他大多数人的年龄多一倍，可他总是在工作。风车被安置在离公路尽可能近的地方，以收集途经车辆产生的风力。每次有车经过，它们都会欢快地旋转。他们还在有阳光的草丛里展开了几块小些的太阳能毯，并且扎下了帐篷。

珍妮用一个拥抱迎接柯林，然后便问，“进展如何？”

科尔特斯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和安吉去便利店采购食品。我说不去，因为我们只有两辆自行车，他们俩去能快一些。实际上，我虽然对安吉喜欢得不得了，可不怎么在乎科尔特斯。他过于好斗，配上宽厚多肉的嘴唇，谁都会把他当成坏蛋。我不明白安吉看上他哪点，到现在也是这样，也许我只是因性感火辣的安吉跟科尔特斯在一起而对他感到嫉妒。

我靠在一棵树坐下，给索菲娅发了一条信息。旁边的汽车呼啸而过，风车随之旋转起来。

在想你，我写道。

深深爱你，疯狂想你。回家睡觉。她写道。

为什么我总想找一台打印机把她的信息打出来？似乎我想要一个证据，向别人证明这个美丽女人爱着我。我有那么缺乏安全感吗？有些吧，就是的，特别是此刻我还在流浪的时候。

又收到一条消息：

我能看你吗？

我打字的速度几乎快到了极点。好！301国道北边，隔离带，梅特以西。

40分钟后见。☺早已迫不及待!!!

我一跃而起，像个傻瓜一样笑起来。

一辆经过的货车减速经过，副驾驶的窗口飞出一个塑料快餐杯，击中了我的脖子。汽水全都洒在我的脸上和胸前。

“变态！”一个女人从加速离开的卡车里喊道。她肯定得有60岁。

“丑肥婆！”我喊道。可是她不胖，也听不到我的咒骂。

吉姆递给我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别生气。”他用充满禅宗意味的平静嗓音说。我找到毛巾上最干净的地方，擦了擦我的胸脯。

“都他妈怎么了？”我说，“我们又不是非法移民。现在每个无

家可归的人都受人歧视？”

吉姆只能耸耸肩，然后回到他的风车旁。其实，那些是大家的风车，一切都是公共财产，归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承担不起资本主义的奢侈。当食品柜里空空如也的时候，即便是根植于心的价值观也会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崩塌。

30分钟后，我发现索菲娅的银色本田出现在远方，连她驶过这段距离的时间我几乎都难以等待。我走到路边，看着她面容逐渐变清晰，美妙的棕色嘴唇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她还没有完全停下我就跳到路上，一边在凉爽的空气中狂奔，一边跟同伴们挥手告别。

到了车上，索菲娅凑过来，在我耳边深深一吻，同时还竭力盯着路况。“嗨！”

“嗨！”我说着拉过她闲着的那只手，欣赏起我们交织在一起的棕白相间的手指，“工作如何？”

“糟透了。”她的说法一如往常，不过她也知道，能有一份工作已经非常幸运。即使失业率已达到40%以上（这还没有考虑每天登陆海滩和越过围栏的数百万难民），大部分会计还没有丢掉工作。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我所学的社会学专业，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真该听我父母的话，不过我又想起来，当初纠结于专业选择的时候，父母让我遵从内心。现在，有8000万艺术家、赌场发牌手、纪录片导演、花匠和社会学研究者一起对自己开始的选择感到遗憾。

索菲娅把车停在沃尔玛停车场的远角，为了能使用空调，她没有关闭引擎。

“我给你带了点儿东西。”她说。我喜欢她美妙的多米尼加口音。她转身从后座拉出一个塑料购物袋，若无其事地扔在我的大腿上。她努力表现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平等。我打

开袋子朝里看，发现了香皂、驱虫剂、维生素、阿司匹林、蛋白质棒和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不管我什么时候见她，她都给我们社群带来补给，简直就是我们的圣人。

一小捆光滑的卡片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把它从袋子里掏出来后就笑了。

“棒球卡？”我以前像傻子一样每年春天都买——这种棒球赛季的启动仪式，是从我童年时代遗留下来的。我们最初见面的时候我还没有失业，世界也还是老样子，我在咖啡店买了一包棒球卡，拆开以后逐一为她介绍球员。她曾是一名多米尼加棒球队的球迷——我觉得她亟须了解世界上最伟大的棒球运动。

她笑道，“关键补给。”

我用手指滑过铝箔包装，又用鼻子闻了闻破开的地方。新封好的棒球卡的气味触动了我珍藏的记忆，我闭上眼睛发出一声轻叹。在我肮脏的手上棒球卡显得如此光滑洁净。“克里斯·卡罗尔，”我一边审视着第一张卡，一边说出球员的名字，然后把它翻了个个儿，“他上赛季表现怎么样？我没看多少比赛。”

突然间我哭了起来，索菲娅也抱着我一起哭。“我希望——”她欲言又止，不过我知道她的想法。我们就这样抱在一起，泪湿的脸庞埋在对方的脖颈里。

“我最多待两个小时，然后就得……回家。”过了一会儿，她说。也就是说到时候让·保罗会回家，即使这样间接提起她丈夫，混合着嫉妒、受伤、绝望的感觉再次给我沉重一击。

索菲娅并没有向丈夫隐瞒我们的情事。他受伤很深，暗自生气，可他还是隐忍下来，因为不想索菲娅离开他。换句话说，索菲娅在他们的关系中完全占据主动，不管这是不是她想要的。

就我所知，一共有 4 种类型的两性关系。有一种是你疯狂爱上

某人，而她/他却不冷不热，在这种情况下，她/他掌握主动，而你努力靠机智迷人的表现争取让她/他爱你，一直追求她/他对你观点和身份的认同，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可悲。让·保罗就是这样。

第二种是别人爱上你，而你只能对她/他产生一种温暖而又暧昧的喜爱。在这种情况下，你负担着愧疚的心结，因为你在谎言中生活，会一直想要体会无法获得的感受，最终在一种经验主义的空虚中备受煎熬，并坚信自己不仅不能感受对此人的爱，还完全无法爱上任何人。面对让·保罗的索菲娅就是这样，所以她心中才有我足够的空间。

第三种，两人都不爱对方。这其中存在一种精妙的平衡，两人情形相同，所以没有必要努力争取，谁都不会觉得失败和愧疚，不过还是会有一种悲哀诞生。当你凝视某人的双眼，看到从中反射出的平淡，很难不去追问自己为何选择这种一直令人麻木的爱情。这种关系从来都是我最擅长的，至于原因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最后是第四种，你和某个人疯狂地相爱，取得一种完美的平衡，和谐中充满激情。我们都想要这一种——它会令你进入某个瞬间，让你长久地享受当下、不再考虑其他，不再有没完没了的痛苦和空虚。遇见索菲娅之前，我从没见过这种关系，而且开始怀疑它的存在，觉得遇见两情相悦之人的可能性跟目击雪人差不多。

“我们最好得动身了。”索菲娅说。她又从后座给我拿出一个塑料袋，“把这保管好，以备不时之需。”

那是一件白色正装衬衫，固定在纸板上，外边包裹着塑料，以及一条柠檬绿色领带，“比如说接受采访。”

一个小时前洒在身上的汽水还黏糊糊的，我打算嘲笑一下这种荒谬的感觉，可又不想表现得不领情。

“小心移民局的人。”索菲娅开上公路的时候说，“他们把无家可归的美国公民同非法移民一起驱逐到第三世界国家。”

“你开玩笑吧。”我说。

“他们的托词是报复穷国鼓励国民来美国的行为，得到了很多右翼人士的支持。”

“我估计也是这种烂事儿。”我说。

“还有，不要去林孔——他们会处以私刑，特别是对陌生人。”

“老天爷，我们在那儿有个买家。”可靠的生意伙伴越来越少，不是因为地域的危险性就是因为对方退出交易。

“糟糕。”索菲娅在接近我们那伙人的时候放慢了车速。一辆闪烁着红灯的警车停在隔离带上，就在我们营地旁边。我劝说索菲娅离开，吻了她的脸，又谢过她给我买东西，然后便加入了同伴。他们正聚在一名中年的红发警官面前。

“我们没做什么违法勾当。”科尔特斯说，“途经车辆的能量都是被浪费的，我们没有打扰任何人，只是在当地谋生。什么时候开始这也算违法了？”

“在梅特这儿流浪是违法的。”警察说，“你们都得离开。”

“到哪儿？”科尔特斯说，“我们没有家。”

“这我不管。你们得离开市区。”他沿着公路指向西边，“往这边走大约 10 公里就可以扎帐篷了。”没等我们进一步提出抗议，他转身走向警车。

“梅特不开放了，女士们，先生们。”他说着关上车门，“流浪族会传播疾病。”

我们收拾东西开始转移。轮到吉姆和卡丽骑自行车，我们其他人步行。老天保佑，天上有了云彩，稍微凉快一点。

“我们得做点儿计划了。”科尔特斯说着把空闲的手举在空中，

“毫无目的的漫游没有一点用处，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业务策划。”

什么计划，什么该死的业务策划？我真想大喊出来。科尔特斯总是谈论一些观点和计划，可我们每天还是得干那些在哪儿都逃不掉的工作——找地方揩油蹭能量。

我赶上柯林和珍妮，跟他们一起蹚过草丛。接下来将是漫长的10公里。

一辆要报废的水星汽车慢慢驶过，车窗也被摇了下来，“嗨，甜心。让我看看你的奶子！”一个皮包骨的黑人吡着满口坏牙喊道。

安吉头都没回，只是朝他比画中指。

“嘿，”汽车驶离以后珍妮喊道，“你怎么知道他想看你的？也许他在跟我说呢！”

安吉转过身，掀起衬衫，使劲朝珍妮摇晃胸部。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她的乳房不大但是看上去美极了，跟她的人一样美妙。她放下衬衫、转过身去之后我有点失望。

“他说的也许是你。”我对珍妮说，“你的也挺美。”

“闭嘴。”珍妮笑起来的时候柯林说。

“不是，真的。”我继续说，“它们挺漂亮，巨大、坚挺，像意大利椰子。”

珍妮笑得更厉害了。

“不行，说真的，别再谈论我老婆好看的胸部了。”柯林伴着笑声说。珍妮的胸部确实好看，可她绝不会掀起衬衫使劲摇晃。这可真让人遗憾。珍妮亲了一下柯林的脸，仍旧笑着跑步追上安吉，轻轻推了一下她的肩膀。

“你知道车里那家伙以及他的同类有什么问题吗？”我说。

“什么？”柯林说。

“他们撸得不够多。他们牺牲每一丝尊严去换取一种渺茫的可

能，即某个女人会回应他们这种行为，真去跟他们上床。这种做法会暂时让他们内心深处愚蠢的呐喊平息一会儿，因为仅靠打手枪他们根本没法让那个声音平息。”

“唉，见解深刻。”柯林说，“谢谢，我还真喜欢谈论其他男人的手淫习惯。”

天空开始掉雨点儿。大家忙乎起来，有几个抓起油布在草丛中展开，调整角度让雨水汇聚起来流向一处。其他人抄起塑料奶瓶开始接水。

“我们是一台运转流畅的机器，你发觉没有？”仰头接受雨水洗礼的科尔特斯说。

雨下得更大，我们一群人欢呼起来。

不到10分钟，道路中间的水坑反射出闪烁的警灯，混蛋警察又来了。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他把头伸出车窗说。

“求你了，警官。我们非常需要这些水。”珍妮说，“我们不会逗留太久，结束就会离开。”除了珍妮，我们都在忙着接雨水。

警察打开枪套，掏出手枪。他没有举枪，只是稍微抬起枪口指向我们的方向，“我不会再重复说一遍。”

我们只好卷起油布。警察就像是一位监督孩子整理房间的家长，安吉要去跟他说些什么，我们四五个人抛给安吉警告的眼神，她也只好闭嘴。我们开始动身，这位混蛋警察也驾车离开。

紧赶慢赶，我们想在雨停之前离开城市，然而脱水的身体背着四十几磅的零碎很难提高速度。

“嘿！”科尔特斯指着右边消失在树林里的铁轨说，“不如沿着铁轨走。我们可以在不太远的地方扎营，警察都不会发现我们。”

没人反对，所以我们爬下多石的沟渠沿着铁轨前进。在砂砾上

骑山地车很颠簸，可是对于我们步行的人来说，这比在潮湿的草丛跋涉要轻松一些。

公路的喧嚣渐渐隐去，只有雨声充斥耳边。长叶松密集地生长，凸起的轨道上落满了金色的松针。

我的电话响起，看见你真是好极了。你还好吗？我们两个都容易在见面后产生重度抑郁。

我挺好的。被警察驱赶，又在搬家。

往西走，离我近点儿。：)

“那是什么？”卡丽指着铁轨说。有人挥舞着布单之类的东西朝我们走来，随着人影越来越清晰，轨道开始嗡鸣起来。

“真他娘的难以置信。”安吉说。

那家伙在轨道上玩帆板。他不断变换方向，乘着伴随降雨的旋风前进，他的装置的两侧轮流被抬离轨道，仿佛真的在冲浪。上了油的轮子跟轨道的撞击声随着他的接近越来越大。

我们向两侧分开让他通过。他招招手，指着身后的方向喊道，“还有不到两公里。”然后便乘着一股强风加速离开了。

“那里有什么？”我说。

我们暂时停下来尽可能地收集雨水。降雨又持续了 20 分钟，我们努力在牛奶瓶里增加了一些存水。

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另一个团体的营地出现在输电线经过的空地。另外 4 台风帆设备排在轨道旁边。这个团体大多数人都在阴凉处休息，不过一对情侣站在折叠桌后边，旁边就是一座高大的银色输电塔。

两个女人跳起来，边欢笑边挥手欢迎我们。其中一个四十几岁，不过也许会比看上去年轻一些。年轻时候苍白皮肤会很好看，可是不好保持，特别是在帐篷里生活并且常常在没有防晒霜的情况下在